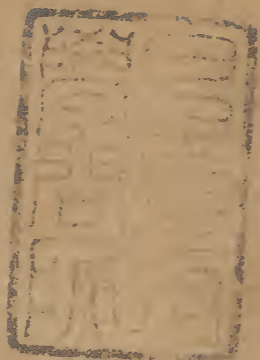


王維山集

十六之七



漢書門類			
一	〇	五	六
二	七	〇	號
二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一	〇
五	六
二	〇
二	架
五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60
冊數	12(9)	
函號	317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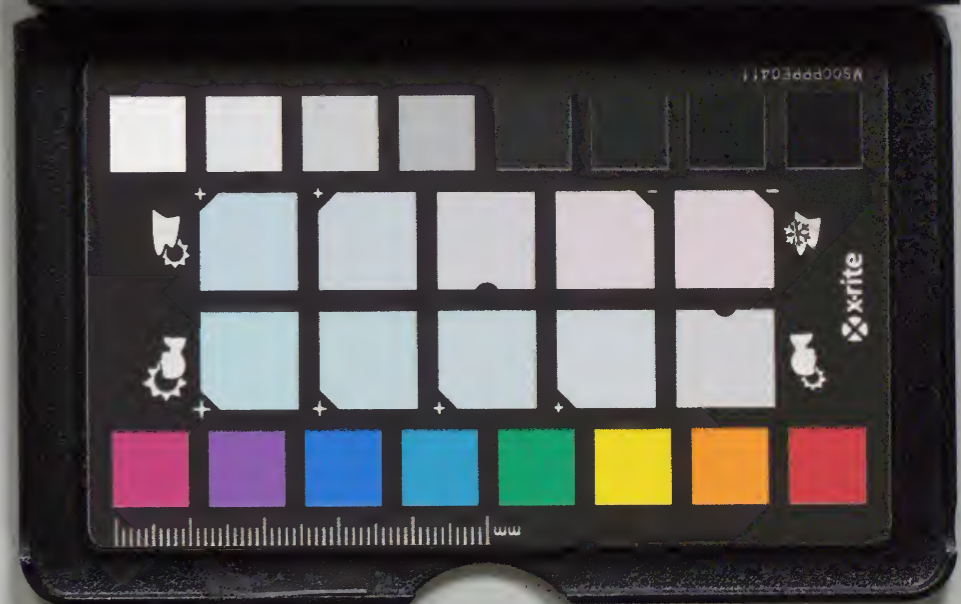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縱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淺草文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策

萬曆戊子鄉試策五道

第一問

蓋帝王之所為握鬯凝圖而為萬世君者其道
有二一曰德是默宰天下以神者也一曰治是
明勅天下以形者也宰以神者最微茫矣玄珠

在握碎而瓦礫故修德之道在務學宰以形者
最嚴密矣隄防在梁壞而敝筭故飭治之道在
勤政是故左圖右史學之文也銘心滌志學之
實也條法申令政之文也朝省夕計政之實也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世雖泰寧不能無疵政
而苟必先語學以坐忘語政以恭已非盡允恭
之主則以導之于惰耳蓋自三五道隆之時孰
不廩廩于學與政哉而皆此憂勤一念爲之主
持彼崆峒綠圖之事事不經見者不具論如書

所云學古訓者終始典學者蓋學尚矣而其究
歸之制心則學與心一之效也又如唐虞所稱
兢業于萬幾矢歌于叢脞者蓋政尚矣而其道
本之垂裳無爲董仲舒申之以正心正遠近之
說則政與心一之效也夫學固虛明中物也至
于政則粗矣就如虞絃夏絃亦芻狗糟粕也將
事政歟則遺心將事心歟則何能無濶畧于政
乎蓋聞之人君天也心其斗柄而天之樞也天
行至健斗柄幹之故九野十二次其森羅環映

者奔而附焉人固動稱曰天何言哉又曰北辰
居所而不知其至動者乃所以爲不動者也以
是承天以是首物則先天下而後天下謂之君
也必矣而心其可以一息惰乎危微而後蓋有
我
皇祖諭宋濂之言曰人心虛靈柔氣機出入如
魚在水中雖不免跳躍終亦不越範圍大哉王
言是日暮遇堯舜者也乃復扞其心得爲觀心
記道衡論而時以勤政自勉

成祖承之則集聖學心法及正心解而時以怠
政自戒蓋七葉迺降而廣聽于經幃矢箴于敬
一者若出一源也肆我
皇上以冲齡嗣位而師保聖言羹墻
祖訓夫旣揭書經序于座右矣夫旣書當省戒
者十六事于
宮中矣而緝熙之德不衰綢繆之計彌切乃復
以

養心

省心

思政

樂志四亭命輔臣箴之是其保明德如昏逾撫
綦隆若桎杙符玄運于於穆而並至德于堯天
者於皇哉不啻盛矣薄海內外皆能頌
天子明盛非待愚生也無已則以規進夫萬物
招招以射一生驕奢淫佚固順于耳目卽有善
萌焉而暴難勝寒咻能破傅心得無有失養者
歟絲爲綸綸爲綍雷電之下唯諾若桴詢之人

則彌匿其是持之已則益重其非心得微有不
省者歟怨咨遠于萬里奧濶隔于九重卽有法
家拂士捲舌不敢言卽有密機重務叅籌乃敢
進政得微有未思者歟太常薦樂大官薦味廐
芻上駟宮籍美女日盱長夜而擊鍾者不敢節
也將無所樂者非所志歟臣故欲
皇上之務學修政者皆先正心而正之之術在
于日
御經筵綱也義畫禹圭驟列于前非不肅然拱

緝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四
揖而不敢肆也乍而離之此肅然者亦次第而
消落矣師箴保訓驟入于耳非不悚然動容而
受戒也久而狎之則此悚然者亦解散而不屬
矣故愚以爲莫若勤經筵所謂經筵非若今日
故事大臣鵠立史臣跪坐而進再拜而退斯已
耳其道始有四昔者呂公弼以舊弼而勸講楊
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今
之執簡捧席者自一二侍從之外何寥寥也隆
興之朝馬騏講乾卦至羣龍無首而上曰旣居

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譏
殊欲得以爲戒今芳規具矣而危亡之苦辭何
其闕然也元祐之主論蘧伯玉不如史魚之直
猶有興王賞諫之風焉今之陳微言于黼座者
其亦降氣和色以風之乎蘇軾之進講也首陳
六事今金華綴講之後其亦有撫古指今哆口
及時事者乎誠于茲四者設誠而致行焉于陳
經說史之中旁開懸韜止輦之路言必窮於三
復思必通于兩心有理之析則啓之沃之有

政之不恪則稽之詢之君臣之間此發一疑彼送一難洵如家人父子咿嚶反覆而不厭其詳也則非但天君靈府靜如止水出入起居戒于刀劔政教號令嚴于著龜而始乎難卒乎易康淫之志輟精明之慮生即夜分讀法鷄鳴御朝而樂此不爲疲矣循斯以往光明懿鑠之業且可以兄堯舜而弟商宗二百年之

什而得一蓋敬肆之辨也敢以是爲
聖天子獻

第二問

夫天漠漠耳渾渾耳乃其所爲醞釀萬物旁薄衆宜以相煦拊者惟此陰陽之精而陰陽之精不可見也每見之五行是五行者乃天之用而與人主爲權者也謂天有喜乎有怒乎天蓋高矣謂天仁愛人君姑爲是以悚惕而警動之則天與人猶有二也夫人形也天影也影立而形

矣逃焉是故禹之政首修六府曰金木水火土
穀此六者麗于氣者也而何以爲修箕子之範
首陳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此五者殺于天察乎
地者也而何以配之貌言視聽思若是拘拘哉
若曰人之于天也無之而非是也屋漏而天入
焉動盪而天徵焉若鑑中之景先至五臟之脉
必徵誰謂不合哉自後世愈求愈遠脫經而言
緯于是有夏商周以代相克之說又有夏商周
以代相生之說又有六德五運終而復始之說

又有陰左陽右穉陰穉陽之說蓋紛紛藉藉不
可更僕數請卽而論之有有形之五行物方生
方死有消歇而無變化人因從而生之死之區
區方位固惟人所置也乃至無形之五行則其
剛柔上下曲直聚散之名不立即其四方中央
之位亦不立其千百年以前千百年以後曷從
而測之諸子之言未免以數測理以人謀天此
星官曆師之說而君子所不道也我
國家二百來號稱盛治乃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皇上又以神明之德覆之夫既靜于安瀾矣而
比者顧西北赤地東南汚池雷火揭竿風霾蔽
野厲氣所中十室九空蓋藿食者心恤恤焉梓
慎禪竈之術緼而不敢習敢卽五行五事之說
而以意衍之試徵其咎者有以事應有以類應
有相沴而至有相因而至何謂事銅山涸泉刀
壅五金之用狼籍而不收名金遁萌者折喬者
天以之高章華而締靈光名水遁溝洫不修輸
洩不時鑿水道而汎龍舟者爲水遁絳紗百院

崇飲絕纓而司烜司燎之史缺然名火遁三壤
不分斥鹵不治而崇怨於丘陵名土遁何謂類
几席燕私之間屬有所溺中局外鍵錮者不可
復鎔其金咎歟恬于桑雍之釁而或滯于從繩
之化孤其根而萎其枝披其枝而傷其心其木
咎歟恩澤濫于宵人頤指竊于兒豎渙散而無
統流蕩而不收其水咎歟呈其中晦窮其外明
躁動而不居四射而不專其火咎歟瘠不能遂
百昌輕不能載四極漸且塌坼漸且隨崩者其

土咎歟自是而木沴土土沴水水沴火火沴金
金沴木又自是而弱水生曲木曲木生晦火晦
火生鈍土鈍土生頑金相尅相生而災厲之氣
滿宇宙間老無年雅有瘍孳死者相望矣今之
世不幸有此而弭之者又無術何也古者年不
順成則君衣布搢木琴瑟不御迄漢而猶諄諄
命列侯可佐百姓者上之勅賢良文學直言無
諱其兢兢于五行之應如此蓋父母之過其子
也卽未必盡子之罪而必曰我罪伊何又曰於

我何哉人君之所以事天者殆亦不嫌其詳與
慎也乃今大官不減膳赤匭不受書而五行之
說盡置之弗講其山澤錢布溝洫之事則諱其
說以爲粗反唇而謝不屑其蜀鐘鳴商弦絕陽
燧方諸相感召之理則又逃其說以爲誕閉目
而曰不敢知甚至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日電
殺驢馬紕厲矣而一切托之堯水湯旱祥桑雉
雉之適然遂人司燿卬人柞氏土圭之職不修
至急務也而一切擬之焚虺沉玉土龍芻狗之

不必然如是而欲歌薰風頌華日使萬民熙熙財求阜器用利老死而無札瘥也胡可得哉夫古所稱祝融勾芒五正者乃五行之官非直有無影響如羶羊罔象之屬也故昔者顓頊御寓則狡虫立殞放勳浴德則天吳辭盈燧人改火則腹疾其蘇殷湯自剪則虵蠃流蔭禹鑄九鼎則魍魅消斲皆五行一定之理有是事則有是徵的的可據豈浪語哉夫今之災也其或召之也既召之而苟復遇災不懼重以衰慘愁鬱之

氣痼災而留之至于陽驕陰伏偶者爲常而猶曰五行與人不相關也則愚所不敢知矣

第三問

天下之事有已然者有未然而必然者其已然者愈久愈敝將潰敗決裂而不可以收拾而事大則懼深於是有相顧而不敢以獨任者焉其未然而必然者興亡治亂之機介不能以寸而機隱則疑滋于是有相阻而莫敢以先發者焉失幾而事失事而亂此肩重任鉅之君子無事

經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輕于鴻毛有事重于泰山庸人之所笑而哲后之所甚急也今夫天子有天下之業下而及于卿大夫庶人亦有一身一家之業孰不願保守其堂構使世世無傾圮哉顧其榱棟晏然之初貴在墨守有徹垣毀棟以自失所據者非智也然而高岸必谷深谷必陵百年以後未有無事者乃既招翹于風雨而尤捉斷椽破桷以爲先業尤非智也故否則傾之蠱則幹之方盛將衰之際守成之哲王且凜凜焉而况于有盛之名

有衰之實者乎蓋自古相臣曹參稱賢王安石稱不肖而愚有不敢隨人是非者焉請論之方高帝之創漢也蕭何以刀筆佐之所補塞幾何而參顧畫一守焉斯時匈奴強孱惠弱果當飲醇不事事乎迨未幾而洛陽少年遽爲之痛哭此非文帝之積衰而參之貽憂于文帝者其尤也方神宗之勵精也安石以經術佐之新法紛紛病民而其保甲顧役削宗藩之祿者功蓋弗可沒矣迨後元祐諸君子盡撤其舊而無救於

熙寧之禍則非特安石之釀禍而諸君子之矯
過於安石者抑過也蓋任事難言矣有畏首畏
尾中持不決而托爲顧慮此畏事非任事也有
不病而呻無疾而嘅出身納智嘗試而未必效
者此喜事非任事也夫任事何以難也用人難
也蓋豪傑之難爲世用有三以其器駕之才逸
而出於繩墨外則難自許過重所效者一不如
其言則難器小才功高於識沾沾自負而形
人之不能則難世之不能用豪傑者有三其有

功則妬口攢焉其無功則腹吏議焉則苛擯而
不能用或以寸瑕而掩連城或以浮華而棄本
實則賤用而不能盡或折石畫以盈庭之議或
羈逸足以中制之權則始用而不能終嗚呼如
是而復厚誅安石巧托曹參幹蠱傾否之任將
安所於寄也蓋世之當事者類有三弊亂萌見
矣而曰未必在今日泄泄然已托後位則人孰
居其前是其過曰因循藉口于解繩之理而不
顧民情不察事宜令出而人稱不便是其過曰

變通懲羨而吹鑿進寸而退尺重足而不敢矯
步是其過曰懲創所云變通之過則曩歲庚辛
之季是矣用重典以行新法急如束薪察如燭
淵苛如聚蝟而天下囂然有鴻鴈之嗟
皇上一旦剗易之以太和百執事奉職惟謹豈
更有舞文浚民如昔時者而猶未底帖泰何也
母亦懲創于變通過而入于因循也歟今之事
其最不可因循者有數端隸銀潢之派者至以
一事而空九府之藏今且百相負矣百相欺矣

我忍視其弱者之化爲餓殍而猶冀强者之不
爲吳楚也此尚可以支數世乎天下日輸而邊
爲府九邊之賦日輸而虜爲府乃執戈登陴之
士不得噎半菽也此尚可以寄緩急乎他如金
吾緹綺明知其濫衣冠而縻官餼也而法阻于
城社邊營之客兵明知其驕悍而侮債帥也而
威損于脫巾東南賦額詭虛成實者明知其日
重一日而有索瘢之嫌西北田庄入于中鎗外
戚之籍者明知其齟齬良民而有投鼠之忌豈

今之天下盡無俊傑識時務者耶蓋鑿之覆轍
矣揺手於牛毛之法而以寬大收人心其究也
斤斧弛于髀髀戒心於操戈之後而以退讓養
清和其究也太阿授于私門于是弱植者不勝
多美者不斷積弊成弛積弛成擾逡巡進退而
天下事不可爲矣彼曹參者幸而生漢初耳倘
在今日則瑕釁萌生摧折立見必且以其身爲
禍始顧安所得清淨寧一之名而稱之吾故不
願今之當事者效法安石而深戒

廟堂之上無右曹參也

第四問

夫名之于實也蓋猶響之于聲也懸鋒而趨響
必及之人能匿形不能匿影故曰名者實之賓
也賓與主不相離吾務實耳已何事而好名名
且至矣又何事而求名名且與實合矣又何事
而正名蓋觀詩之咏作人也曰譽髦斯士周官
小宰弊羣吏首列廉善而知名之所自始也然
而當其時白屋之士裋身不失則自鄉而貢之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古
曰俊士由俊士升于司徒遂曰進士卽窮阨下
邑朝修于家而暮獻于庭非必獨弦哀歌以賣
聲名叩角彈鋏以求知遇也則求士于古者名
而實非名也墨綬之長果有惠政于其民天子
親問俗焉則錫以茅土庸以車服非必有反風
負虎之事一切詭異而後受上賞也則計吏于
古者名而實非名也彼清任和之名自夷惠尹
始蓋進乎成德哉至春秋時而若達若藝若勇
若禮樂者孔氏之徒有專稱焉若直若惠若智

若仁者列國之大夫有令譽焉卽械樸不如標
枝騶虞不如野鹿而要之能者不讓不能者不
躡蓋古道猶然未亡矣夫何一變而名與實爲
二又一變而以名棄其實又一變而以實匿于
名故韋布之士有州里稱高者有變姓隱身者
有設席而爲人師者有隱迹終南而負多能之
譽者豈盡無願隱耶而叩其實則以山林爲市
朝以恬退爲進取朝辭松菊而暮玷檄書者有
矣其縮帶之士有增戶口爲天下第一者有起

田數千親度頃畝者有建畫田法上勸農議者
豈盡無循吏耶覈其實則或以塗蔽爲長策以
窺矚爲精神鷹傳鳩羽而過蒙功賞者有矣當
斯時也而苟徒採譽髦之聲課廉善之績天下
且無真士而况滋僞如今之時哉今之飾名者
蓋甚多端有矚目露觀持名之短長以爭名者
有繩趨尺畫守其故步如金甌以保名者甚而
有遮藏頭面突梯滑稽跳于名之外以逃名而
實以取名者蓋其好之者愈甚而其爲術愈巧

矣吾將求之貌而彼以山鷄冒鳳冠將求之言
而彼以鵝質爲鸞聲將審其所學而彼以跣口
誦堯言將察其所以而彼以巫師假禹步問之
鄉黨同里無譏評也問之學校博士無月旦也
問之丘民黔首且結舌也問之監司薦剡且吠
聲也此非但黃鵠之與白鳥而抑亦芎藭之與
藁本矣孰從辨之哉夫汞死于爐而飛于爐者
真之必反也故真似貴審鍤亂金者也明者鍤
之晦者金之故明晦貴審玉壺必求其所以盛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于將必求其所以斷否則碧壚含光勿貴也故
才諳貴審雖然名實之相混猶爲古人道也若
今則不必飾實以爲名第以虛聲相喻張以勢
力相搏擊顯然指黑爲白而莫之如何矣故今
日之急在先正名高自標許指據九野以國事
爲嘗名爲躁進不名爲事功羣植黨立譏時好
訐龍鱗未嬰炎山先託名爲奔競不名爲節義
橐金四馳請謝賓客長箋尺牒諛詞滿紙名爲
養交不名爲融通儂調滑澤不可方物言論蠶

涌睫藏于心名爲機巧不名爲敏達拳曲偃僂
見人傾吐刺刺軟語與時陰陽名爲姸姍不名
爲謙退驚行人後不露頭角忍詬而就其安名
爲選悞不名爲老成貴調和而賤擊斷重體面
而輕是非有奸如山勿犯也名爲市恩不名爲
忠厚綉其槃悅望門獻技游大人以成名名爲
借勢不名爲求益懸車入里把握公府或時假
公義以快私圖名爲橫飛不名爲意氣舉動不
典交與非類箕倨罵坐而稱酒人名爲無賴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名爲豪舉夫如是則名正矣而乃本之實意以甄別而風勸之某士也賢其果實然歟則不難以特薦起之卽不然亦以殊禮待之尊爲鄉先生縉笏者勿得先焉如是而士之趨實也譽髦皆膚敏矣某吏也賢其果實然歟則不難以殊格用之卽不然以璽書勞之命爲良牧守監司者不得制焉如是而吏之趨實也廉善卽治績矣善哉乎陳垣之言也士生三代以後惟恐不好名古之人有游揚以進之于名若司馬徽郭

蓋真知天下所奔走者莫如名而執其
之權易人之假以用之于真則士且漸而趨
于實審如是也兔葵燕麥化爲嘉禾而蹇驢駑
乘皆可及遠矣孰謂名之果無用也

第五問

自古天子封建列國以藩屏畿內而畿內亦有
提封千里可以出賦可以足食天子取其一卿
大夫取其一士民取其一戰取其一守亦取其
一要亦可以充然自給而不借力于諸侯蓋禹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區別九州定爲五服其甸服入秬入稷入總入粟有差地以漸遠則其賦亦以漸輕彼其重責于甸內如此蓋京師天下之所根本而四方所耳目也一方惰而天下之人惰一方侈而天下之人侈蓋風之所自始也且也惰者不能自食侈者不能自給將必天下勞以共其惰天下敝以共其侈心病而足病是亂之所自始也乃今之
京畿得微與古之甸服異乎自我

國家奠鼎

神京析爲十六府以象古之四輔地不儉于千里而民之肩摩踵擊者戶口不減于江南顧乃地不田人不農仰而待食于東南東南彌困而京師彌奢卒也

京師又非獨富也此何以故也愚請縱而論之畿內之所入者或不能顧其出孔而爲竭澤之漁

畿內之所出者或不能顧其入孔而爲漏卮之

涑夫是地也固古所稱天府之國也當燕之孤
峙北隅則常以富强雄諸侯矣及廬龍范陽等
軍分鎮于唐彼其時亦皆競甲乘栖糗糧此豈
盡陸運川輓坐食天下耶蓋亦斥鹵可耕丁農
可戰以內守而外攻庶幾先王之遺法耳故虞
學士之請墾瀕海田孫大夫之請墾京東地言
諄諄不置焉而今也水田之議隨復報罷且並
其可黍可粟之地而罷之使彌望皆白沙黑壤
胡虜可以鳴鏑馳騁而無塹隔也一過也昔者

燕趙號爲歌舞淫靡之所而昭成一奮周以摧
齊破胡如拉敗葉今僕僕壯士不用之擊射戰
鬪使可應弓而弦而乃屑越其精神于鬪鷄走
馬之場耗磨其雄心于什一錐刀之利又一過
也古者訓民以禮帛非不足于衣而勿命不得
服飾車駢馬非不足于御而勿命則勿得乘况
京師被服王制甚熟而化誨所最先者乎乃今
不名一伍之長而服擬于山龍黼袞不掛半通
之綸而室華于流丹結瓊是天下之大蠹也又

一過也徙木之信商鞅且變之今教之田不可
則棄其成功教之禮不可則毀其成約塵飯塗
羹可謂戲耳謂王言與國體何又一過也夫
京師之民不知耒耜爲何物東南之百姓削脂
腴血以事之宜亦少知變矣而來如錙銖去如
泥沙終歲之刻鏤竟日之綦組以當一笑而或
不得彼豈非人心歟倘亦有所風靡而然者歟
夫禹貢周官以甸服供王賦而無不足者非獨
其民之所出多蓋其君之用少也太宰以歲

攷歲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日要攷日成王之玉
府一切玩好賜予之物無不掌于冢宰而民勤
耕作以供之故不患不給乃今則朝廷之上宮
禁之中未聞有紕衣孿領以爲天下先者而鄴
侯巷伯又幸有所出入上下以飽其壑欲于是
禽獸食人之肉土木衣人之帛絲人不足于夜
穀人不足于晝寶珠文貝輕羅弱縠無脛而至
于宮而司農莫敢程多寡法吏莫敢按奇贏廢
其什九而不知其存者什一亦良可太息矣夫

主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以已竭
之力而供無厭之心以無盡之民而逐有涯之
費金與粟爭貴朝與市爭富俗安得不侈而民
安得不困歟吾故推

京師與東南所以兩病者其故有四而望
聖天子加之意焉然愚所爲惓惓者非獨欲
皇上布袍澣濯如漢之文宋之仁也惟斷乃
可以行其仁惟斷乃可以成其儉蓋墾地良策
也而事所以迄無成者奪權貴之故壤而予之

貧民必且流言上聞而事機中格勢所必不行
也節用美德也而迄不能堅言節者損涓人之
橐囊以寬百姓將欲啓于逢迎而情窮于請乞
勢所必不裁也夫天下

天子之天下也

京師侈而恐不止于侈東南困而恐不止于困
語云世有兩不足之病無兩不足之理試權

宮與府之孰重孰輕民財之孰貴孰賤與二三
大臣熟議而亟返焉使

神京廣于入而東南又約于出一舉而安兩方之民泰山而四維之曷足道哉

萬曆己丑覆試策一道

問康節先生學術淵源何如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真儒也彼自三代以上含醇抱璞之士默成象語成爻咕嗶爲下躬修爲上可名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

無異敎家不異俗自販夫維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壇章縫之會響如振玉而實未嘗別門戶於老聃師襄也雖洙泗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之異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焉迨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據皋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丈者躡橋下之踪闕市爭名同室

攘利而學術之爲世害甚矣至於有宋道統大明而猶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修種放之輩而來愚謂此以宋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於天地矣列於陰陽而殺於萬物矣宇宙間升沉聚散飛潛動植得失悔吝莫非易也其或升而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不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皆然者乃所以

名易也銅山崩而蜀鍾應春氣至而室木芽人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天吸動九地冬冰可造日馭可廻凶可吉而失可得者聖人所以用易也邵子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艷稱邵子者往往稱其皇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霸等說謂其析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粗耳邵子之有皇極經世譬易之序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易之

精微所謂精微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盡矣邵子之書繁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灼見易體者莫辨於詩而詩又不必工蓋天下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爲後天若絲之必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景觸念率然而哦者是爲先天若穀音之孕萬聲而天籟之響萬竅也邵子之詩蓋嘗直指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學術之祖虞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

質無階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真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行乎雨施乎鳶飛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見前卽是凝足卽乖家人嘻嘻飲食衍衍而容于于而步徐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曰眼前自有好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火如電光不暇思維何勞揀擇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間夢

子好光景那得工夫着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以來有以易爲曆者有以易爲律者有以易卜筮者有以易養生者以爲盡易非也以爲非易尤非也如女媧截笙天龍吐圖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好在我者以爲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爲腐鼠土苴執之皆事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

無不在真若碎盤示兒隨人所取先操一物則不能更攫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康節所謂以空手往者也彼謂邵子爲駁雜者穿鑿者別天於管汴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而不敢議而心昧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縱橫上下參錯顛倒以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虞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迂皇極經世曾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爲故貌尊邵子始失

邵子矣然則邵子之學術數耶理耶曰數隨理具豈有二也昔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處起程子曰起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程子不容復辨邵子不容復應而世乃謂程子竟以是難邵子爲數詘於理之驗與以耳食何異吁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萬曆辛丑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帝王役羣動綜萬品不患人不堪任當究所爲受之任者不患已不能斷當窮其所爲傳之斷者任天下者衆爲政以衆爲政者我爲政衆離我而自爲衆則叅伍之主孤而我離衆而自爲我則剗割之主孤爲人主者何苦以吝權失權操一筦之名而處兩孤之實故明主不奪衆權非爲衆也爲我也粵觀唐周彼其四岳所疇咨六官所攝治紛焉各有其權而君之權安在哉夫明試忱恂則其君之權矣故欲委人以權者

當先知臣本無權如月借日以光乃日之所借以自繼其光也而又當知委權者之未嘗無權如日分月以光月不能分日之光也其道在易之太太之二包荒憑河與共濟焉太之三艱貞無咎與共保焉臣以任事爲忠上以任人爲大而臣主之道畢矣名家者流斷斷操威福以法術駕馭羣臣彼其所操之術卽唐虞未必廢而其駕馭之心非也吾使之自盡則有不得不盡者使之爲我盡則必有不盡者况我操權也太

苦則必有人焉潛易之以甘而吾漸釋漸狎而不可復收則以地節建武之君勵精刻覈而反爲恭顯輩開便梯也况唐宋之季主又何言哉列代以來求其有領提綱挈之美無弛啣竊轡之虞者莫如我高皇帝其罷中書而任六卿非疑中書也蓋熟察乎上易知下易使之說而善用之者也中書之地密密則含吐難窺六曹之事顯顯則是非易執吾治明不治幽以天下事顯與天下人謀

之而顯以天下之謀斷之如是而已矣我
皇上含靈體睿夫夫明斷實與

皇祖同符顧朝常何以昔振而今墮民情何以
昔愉而今瘁士俗何以昔完而今窳則愚請以
規爲頌語有之君疑冢宰則內史重君疑內史
則宦官重人主之意漸內則人主之事漸外蟻
虻蝨賊在內之內則耳目手足在外之外吾以
人備人而備備者司其陰吾以我代人而代代
者握其鍵欲機而防之不得鼎而調之不得蕩

然不知誰謀誰斷誰叢誰備而且柰何哉故今
日之事第使其總攬甚善而吾恐其勢之必不
能總也卽不兼任未卽害而吾恐其後之不復
能兼也且

皇上之吝權者尊權乎天漠漠耳惟其暄之則
日鬯之則風濡之則雨而天始尊有如日之而
不暄風之而不鬯雨之而不濡則天無權其勢
必將釋日而別求暄釋風而別求鬯釋雨而別
求濡而天愈無權今之謁不報叩不靈疑鬼疑

神者數年于茲矣世且謂深宮重席之上漠乎其不能爲禍福者也抑有其禍福者而非其禍福者也天下之大勢于于焉落落焉必且擇便而走人主孤立于上而吾夫夫之明斷安所傳焉故兼乃所以獨也分乃所以合也奚而昉也說在魏文侯之論齊桓也曰賓湏無善烹飪管仲善調和則其臣之力也雖然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則亦君之力也君實有權臣于何有愚願合宇宙之羣心羣力進熟于左右幸

試齊嘗焉

第二問

治天下者使天下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弛然廢然苟且惰窳之心而使之精于職之內人而縻之以職則可以杜其囂然淳然飛揚躁動之心而使之不淫于職之外是職也者固曠官之功令而亦侵官之糾墨也今夫治室者陶者瓦木者斲磚者埴而總之則主人之室也行舟者絳者

途篙者外柁者中而總之則主人之舟也使天下而非主人之事則使前可却亦可且前且却徘徊而失路亦可謂其爲人主之事則柰何教之若爲若不爲天下泛泛無一人尸其責而禍且委之誰哉故古人重守官以典冠者之愛主也而猶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也以出淖者之濟主也而猶以爲離局之奸大于功也夫豈惟侵是患職之內職之外如兩權然此昂則彼低故古人慮曠于侵慮侵于曠所謂守也我

祖宗立官以來絲聯而碁布各有司存每以功罪隨職守以賞罰隨功罪使人與官相符而不離人內而顧其職夙夜勿給也何遑外侵曠之生侵也侵與曠之相尋而未有已也則自今日始也密勿政本美印而不卽予猶曰重之已漸移之臺省又漸而撫臣矣而憲臬矣而郎曹冷局寢者十七八矣推而不報者且釋其營職業之心盼盼然如冀朱衣一領于電光燭影之下而反以罇俎爲傳舍也外而代署者且挈挈然

朝東暮西甘以身爲備而聽胥吏之所左右又不知誰罇俎誰傳舍也其主爵之吏日以溫詞頽面謝積薪之勞臣不暇而何暇于覈是非其部下之輿臺阜隸亦且故且新年賓乍主送往事居之不暇而何暇于飭功令
皇上其以今天下爲無事耶夫以今昔之勢一也昔人專之而不足今寧兼之而有餘昔人浮于官而不足今寧官浮于人而有餘則勢必至于曠一人也又執矩又執規又檝上又鼓下雖

聖智不能則曠者其勢也人情莫不樂以處後自寬而留一目自解矣夫誰而肯與人首事之功結人未成之局則力可無曠而每自處于曠者亦勢也上叢雜而授之下叢雜而効之下苟且而塞之上苟且而課之責以見在跳而他曹責以他曹又匿而見在卽職曠而不能以曠誅者亦勢也至此則吾不憂其侵官也而且憂當官者之不能官也不憂其離局也而且憂在局者之離于局也一人兼數事則定不能收一事

綱山先生集 卷之六
之功一官擬數人則定不得一人之用勢所使然曷足恠焉妄意

皇上必不以天下戲也倘其有疑乎往者士氣蹶張每不疾而呻妄爭於職之外故惡其侵而務困之以所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莫若使之不曠吾以中書還中書以六部還六部以臺省還臺省以郡縣還郡縣而職不曠矣則以中書責中書以六部責六部以臺省責臺省以郡縣責郡縣而職不侵矣不然曠不已而

侵侵之于外尤可言也侵之自內不可言也其究將使春饑賤隸秉鉞而觀軍容宮市小臣執易而譏覆餗舉朝如棲苴浮海誰與據職爭者其遂將與此輩共理天下乎則愚之所不忍言也

第三問

夫諫之難也非逆而拂之之難順而迎之之難也非以君心迎君心之難以我心迎君心難也非使我忘名難使君兼忘我名之難也夫臣事

君猶子事父父一日有過爲子者一日不得比
于人而何暇言名臣愛其名君獨不愛其名乎
故孔子之稱五諫也嘗曰吾從其諷然亦有不
得已而用直者痛哭談笑一以吾君爲幾君有
欲無以欲揭之君有短無以短暴之君好名且
以名收之君好術且以術道之其幾之未動也
嚙嚙然若手引纖絲出潛鱗于深淵之中而不
敢震搖也其旣動也若兔起鶻落急起逐之而
不敢遲回也吾求吾父母之無過而已故非至

誠不能知幾誠不至則或以吾心之勝幾而迎
君心之疑幾於是憂憂然相鬪相守牢固而不
可解則今日之事是也憶數年前士氣常張矣
乃矍然爭鬪其捷不羞雷同聽者厭矣言者未
厭

上若曰是囂囂者爲名高也爲徑走也吾第度
而置之非久則倦矣於是合詞留單詞留諫留
者又留欲于今日而以一言當

上心何術而可夫言者豈惟是寂寂數行紙要

惟是箭鋒相觸之機俯仰頓笑間足動人耳今
九閭天上聲氣杳然卽左師蹒跚之景茅焦趨
鼎之容師丹青蒲之泣姚崇控馬之辭奚自而
効之則言之路不旣窮乎夫使言之自通而窮
者臣之罪也以罪爲名臣之所不敢出也顧有
知言之無益也而不言鳩集龜藏容頭過身者
欺也知言之無罪也而言詈天指影躡踐而無
諱者欺之欺也微探喜之將芽也逆而攘之則
喜激而轉爲怒明知怒之已遂也悍而格之則

懇錮而不復喜下不待辭之畢而自知爲故紙
也上不待覽之畢而已待爲故紙也蓋公車之
牘不出而諫草已無脛而走曰吾姑留此片語
異日自解免而已則臣不能自信其心而欲以
信

上之心實難欲以自信其心則請先決其名譽
富貴之網而後可以籌國事國事不同其父子
夫婦之際難以顯爭故周昌屈于留侯蠹政害
民之事或可顯折故鄴侯屈于楊炎一宮事一

府事也納祿辭官司馬光行之神廟頗動主心
留正行之光廟祇成主惡亦以一宮事一府事
也今之宮事何如哉吾淺而言主鬯分桐之事
不足警聽卽深而言偏衣玦珮之事無乃啓之
途焉計當且緩且急以保護爲羽翼而至于湯
火之民命則固可以號籲而請也且
上之所以與羣言齟齬至此者倘以諸臣左攝
名右攝利有輕士心乎則莫如示之以重當今
外庭闕失歷歷可縷數使樞筦大臣率其屬叩

爾揚號各以不得其職言各以不得其言去舉
生死去就之權皆不得以縻我上之輕者或轉
爲重而後宮庭之事覘密旨之所向而爲之權
或疑不勝慈則當如鄴侯以身自暱而動之以
黃臺之詠或慈不勝嬖則當如留侯以身自外
而微感之以商山之遊未必
上之真不悟也不然而徒以頰舌爲感填耳之
玉可勝旣乎

第四問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六
夫同寅協恭非世所稱臣鶴哉而後世以同爲
詬病且謂非國之福者何也其說在易其同者
如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其利小其睽者萬物
睽而其類同其利大人所甚患者以脂韋茅靡
之同而托之協恭之同又以樹標立幟爲不同
而不知其同猶之乎脂韋茅靡之同也夫同不
同豈以迹哉寅恭以事君則同爲美德同以比
人則同爲惡德苟其寅恭也同固同矣異亦何
病于同哉夫精察之與長厚也如柎鑿然投則

兩合善謀之與善斷也如樞輪然得則兩利尚
通之與尚法也如韋弦然矯則兩平異之有病
于同也則爲國之心未純而寅恭之誼雜也吾
尚論唐宋諸臣如婁狄王寇皆此知彼彼不知
此然婁公竟唾面引罪王公且以中書爲樞密
畫勅無忤容其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
迭進迭入不得展布固宜而趙鼎張浚俱稱賢
相乃亦始合終睽代爲宵人驅除者何也蓋盛
世君子爲國其中耦俱無猜而叔季君子猶未

能無我有我則自有一種名魔入而據之名心
據其中其志必滿其氣必盛其辭必溢非但國
家大利大害不能洞見肯窺而百世以下尚能
使耳食目論之夫顛倒非是而不自覺吾試畧
論之東漢以誅宦者爲名陳仲舉爲之宗南宋
以恢復爲名張德遠爲之宗有一人焉雌雄其
口則太丘以道廣譏史浩以懷奸擯此爲同否
張儉孽由已構所至破數家無忤色卒稱名士
德遠符離之敗宋祚促數耗矣而言者猶盛誇

其功此爲同否元祐紹聖間雖曰道否而當時
賢公卿易喜易嗔喜則揚畏可援爲腹心嗔則
程頤蘇軾可互自爲僉邪范純仁累足而遠遷
蘇頌囁嚅而太息此爲同否同心未化則以君
子繼君子步迹而踵之亦效顰之妍也以君子
附君子望的而趨之亦慕羶之志也以君子攻
君子貸手而歐之亦反噬之態也加膝墜淵旣
逾本質白衣蒼狗俄復變遷君耳乍佞乍賢人
心乍彼乍此使小人得乘其勢而蹈籍之吾涕

然自烹而小人曾不出薪不亦悲哉今天下泛泛朝著營營目睫似于同也卽其翹然自以爲異者而吾以爲猶然同也人臣所事一君所立一國惡自而有異事機各宜識見各別又惡得而不異惟其諱異也則有門戶有門戶則有崖岸亦有風波有羽毛亦有創痍此爲由彼必爲距此皆由則彼必皆距舌劍在前墨兵在後駟天下而一人之是同本非族類也或偶附我而不能辭或久附我而不得辭或假人名而人借

以入旋束我以名而我不得出則好勝之局已成陷敵之械漸熟籠蓋之策愈巧羹調之力愈分此其爲君子小人正未可定也故爲國家同亦可異亦可異而終歸于同爲名者異于彼同于此究必同而復至于異上下古今同異之故如觀火矣惟包荒朋亡不見人不見已非同非異而後得尚于中行今天下誠有公忠爲國之君子乎又何必標而後從幟而後立以脂韋茅靡之變局而托之和衷之名哉

第五問

天下無百年無事之國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而常及其未窮而變故治安可以長久乃後世之救敗也往往于已然不于未然方其始也燕哺子母烏具雌雄匹夫之言輕于鴻毛而一旦長戟指于闕下雖吐握邀之而不得可勝嘆哉夫治亂之徵如五臟之癥結甚者先見周弱于封建而交質爭田先漢危于外戚而掌兵叅乘先東漢壞於甫讓而五侯十常侍先唐衰于藩

鎮宋弱于夷狄而安史契丹先當其兆見而救之則可不亂及其亂之已成而救之則亂已不可勝諱矣秦之廢封建宋之釋兵權也天地再一闔闢也自此天下當無有矯矢而問鼎舉甲而請君側者則其權且漸在君已雖然在臣有臣之害在君有君之害在臣恐其外重在君恐其內重我

高皇帝總龜百代秉而立法大要使之中外相制輕重相權如中書與六部參樞密與五府參

綴如連鷄錯如犬牙所爲慮外者詳且悉矣而尤詳于治內左右帷帶非但不使與聞政事兼有讀書識字之禁以杜其亂萌其嚴如此故二百年來外庭卽有狼如卓奸如瞞者亦熟視而莫敢誰何卽其間戎狄匪茹劇盜叵測要以根固枝屬能羹沸而不能波搖苟我無貪功喜事之臣謹備而善調之猶可不至決裂我高皇帝之所爲啣楸謹而界限立也惟是深宮尺寸之地天子不能與羣臣楚楚對面而

高皇帝治內之法不可以久持顏情稔則有不容不假之色顰笑親則有不容不食之意絲綸含吐威福掌握則有不容不受之太阿二正之季誰爲妖孽使天地睢刺而鍾簣震驚者非若而人耶而其兆已先見矣乃今則固有不兆兆者欲礦則礦欲稅則稅束郡縣之長而寇令之請捕治則捕治請罷遣則罷遣輦珠貢費者相屬珩楊接摺者亦相屬山澤盡矣農投耒商抵壁矣偏重至此天下已憂憂有亂形特未動耳

此時而欲救之不亦難乎夫天下事憤極必激
激則悍悍則反反則傷如徒曰救亂而已奚但
東漢諸君子出萬死一生爲宗社誅蝨賊卽訓
注叔文之流所執豈盡無名而卒以身殉亂以
國殉身者何也則救之所爲乃敝之所起也秦
越人之决疽不令疽人見刀煦煦然拊其背卒
而一痛輒已君子之所爲隼獲而墉全狐蒐而
城安大奸距脫而天下宴如者其必有道矣治
夷狄無以夷狄視之馭瑤寺亦願無以瑤寺視
之大凡待同類宜乎待異類尤宜乎待同類者
當示之同舟遇風之義使不吾貳待異類者亦
當聯之同心一體之中使不吾角帷幄之臣當
爭其密無爭其顯以愛名譽之心愛朝廷守土
之臣當爭其大無爭其細以惜體面之心惜百
姓或以黨治黨鬪虎而倦之或以利間利豢豕
而牯之于徐宛轉待其魚然之氣倦而徐收其
權之所歸庶幾救世有萬分一乎雖然愚言而
至此也欲痛哭而已噫矣愚敢以我

皇上爲真忘天下乎
二祖八宗之烈卽以爲家鷄而狎之抑數十年
以來所爲布袍露禱者何人發帑賑饑者何人
暖閣召對者何人此其心豈遽烏集兔逝漘然
而不可復收拾耶迷悟之相尋也反覆手耳夫
是天下者非但
高皇帝艱難百戰之天下抑亦
皇上今日玉食玉帛之天下二十九年以來經
營莫集之天下也以此思危危可知矣以此轉
危爲安安可知矣何必以古鑒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武為安安何快矣何必以古鑿婚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

校

萬曆辛丑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之履洪圖膺景命也必心參不
已之元運而後可以承天休滋至之祥必心凝
無倦之元神而後可以衍祖德靈長之慶何謂
元運天載於穆之精以健為氣機引之無始推

之無終而默與君心主術相符合者是已何謂
元神祖宗紹述之真以敬爲脉絡儼乎若見愾
乎若聞而默與聖子神孫相綰結者是已人主
一念息則氣機不相聯屬而品彙流行之命亦
以無所附而窮一念怠則脉絡不相灌注而世
澤瀦滙之源亦以無所寄而竭故天命之倏聚
倏散也馨香而薦之不得禱祀而祈之不得而
惟真知艱難者能以顧諟留之祖德之若存若
亡也方冊而舉之不得文獻而徵之不得而惟

真知祖宗之艱難者能以繼序永之蓋同此競
競業業之一念以事天則法其健以事祖則法
其敬與天同運則與天配其無疆與祖同神則
與祖垂於無斁敬天法祖兩得之道也壽國壽
身兩握之符也華封百歲之頌繼欽明而作者
也康疆逢吉之占後錫極而徵者也歷選列代
而求其第祿之爾康繁祉之駢集以滋昌滋熾
之休臻如岡如陵之盛者豈有無道而致者哉
恭惟

皇帝陛下

建五皇極

奉三無私

普中和育物之功而兩間奠位

弘壽考作人之化而九有成文蓋

天日高明之貺

祖宗淳耀之靈若亶啓

聖神以敘龜疇而綿鳳曆者溥海內外廻瀾泳

沫已二十九年于茲矣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庭而

詢之以祈天永命之道持盈保泰之原兼舉

皇祖所清問下士者屬以揚勵臣管茅之資幸

生

壽域獻天保之頌以答

休美臣之願也敢不披瀝以對臣竊惟錫福者

天也求福者人也使吾以人求天猶或二之以

天求人猶或遠之而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則人以天爲符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人以天爲鵠而記曰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則天且以人爲司南而反爲之用矣故知造化之休徵善氣無日不充滿于六虛正如中衢之置尊酌者不禁而多酌則先竭酌而不能受則亦竭能者養之以福豈不信哉說莫詳于周公之戒成王也叢怨有誠正供有則本於知稼穡之艱難而至證以殷三宗之壽考計人主當創業之始身櫛風沐雨之勞則奠鼎卜世之圖必切

故處屯而反以治而迨樂成之後積蔀日見星之漸則岐陽澧水之思易忘故處豐而反以亂蓋天雖不靳予人以福而一世焉取資于是世世焉取資于是愈取則愈薄當卽祖宗之餘福塗墜而耕畬之不當恃祖宗之餘福屑越而駘籍之雖其德澤法度之遺綢繆旣久不可以亟絕而非時傳之膠則終有時而絕培植旣深不可以亟解而非時結之紐則終有時而解自三代以降福祚與國祚相爲汙隆而歷代修短治

亂之故鑿鑿可考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皇輿載闢

天壽彌高人第以

功當之而未有能窺其無逸之心者

語侍

臣

曰自卽位以來未旦臨朝晡時還宮夜

臥不能安席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

又曰人君能清心寡慾勤于政事使民安田里

卽神仙功業充于簡冊卽長生斯言也雖創業

之英辟誰有能窺夫籓籬者乎而福高千古又

何怪乎嗣後

列聖相承大都以亦臨亦保守

競業之箕裘以無怠無荒保

宴安之堂構其

蠶德懿政尚遠在數世之外不可縷指而我

皇祖肅皇帝御宇最綿遠道化最綿密則愚

臣

耳目所睹記也夷考其事則以敬

天法

祖親賢恤民爲要務以經術爲本以法律爲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隅誠有如

明問所陳者則何道而致是嘗仰稽
皇祖以敬一名亭矣以洪範無逸榜
殿額矣孝思錫類詳定典禮矣君臣同游賡詠不輟矣稽古考文上下有章矣蓋

御極甫十四年春秋方盛治化始敷而

臨軒策士隨以列代歷年之長短守成持滿之難爲孜孜下問四十五年常如一日所以親賢樂利謳歌至今夫猶之

祖宗也而耳目熟則有易守之章程步武近則有易繩之典則以

陛下之睿智如神且欲遠交乎夢寐而豈其近忽乎羹墻固宜其慨然有慕而欲以
皇祖爲法也請先頌

陛下歷年之聖政而徐申繼述之規可乎

陛下布袍步禱千里雨奏有桑林雲漢之誠焉
煖閣延誼

齋壇召對有晉接錫命之禮焉邊警

宣詞災沴

降諭有疇咨交傲之誼焉蠲租發賑停織減陶
有莊山禹氏之仁焉儼若

皇祖之耳提以敬一而面誨以知艱也然猶恐
離而未盡合問何修而可以媿隆則臣惟願
陛下不法其迹法其心而已如其迹耳

皇祖季年頗亦湛思恭默而拙衡石之煩棲志
神明而簡臨御之數較之初年凜凜服勤不幾

成兩截哉而臣以爲四十五年如一日者則竊
有以窺

聖心焉薌薦時勤燿火遙拜非以玉瓚黃流爲
故事而并弛欽若之誠也周咨

廟制動稟成規非以執鬯濟爵爲彌文而并忘
本原之思也

密勿謀謨卽吁咈與都俞參半而密札詳於渙
汗論思之表不有贊襄乎外庭賞罰卽震曜與
長育並施而功令速于風雷斧斷之中不有激

勸乎左右箴銘齋居對越則非必聽講金華修
圖史之勲而實益始臻也軍書夕奏璽報朝馳
則非必觀軍灞上建橐橐之業而軍容始肅也
禁中無偏衣玦珮之嫌雖桐封待歲而不至召
鷄檄之疑帷幃無耦尊匹貴之勢雖貫魚下陳
而不至後蟲飛之警中涓奪外鎮之權縱唯諾
使令含吐在口無叢借之虞也錢府杜內流之
穴縱甲兵土木耗費難稽無樸滿之慮也卽此
數端而比之

今日之事其盡合乎其猶在若離若合之間乎
陛下握太阿於掌上而政不二門
懸朗鑑于日中而見周萬里靜以動爲用廣以
約爲紀此其與

皇祖合者也乃山海郡國之財昔太散今太聚
腹心股肱之任昔太信今太疑賞功罰罪之權
昔太迅今太緩又或一意指也昔故暴之今故
匿之一事權也昔故罷之今故設之此則合而
未盡合者也臣竊以爲天人一氣祖孫一脉君

民一體有所不合於此則必廢然而壅闕于彼
氣壅則陰陽失和脉壅則營魄不載體壅則百
節僨驕而不相使於致理繕性之術得微有礙
焉則何不盡剖疑貳之藩盡挾拘攣之網而引
舉朝之法言格論以爲昌陽乎則何不盡剔浮
淫之蠹盡捐山澤之藏而合舉世之安樂飽暖
以爲膏粱乎則何不盡行所未行盡罷所當罷
而萃萬國之懽心和氣當南山萬歲之聲乎蓋
必吾目中無一人類其首頰其尾而靈臺之魚

鳥始覺有自得之容吾耳中無一人歎于室泣
於隅而辟雍之鼓鍾始覺有和平之韻以此繕
性則喜樂之日永也以此致理則化國之日長
也此所謂壽身壽國之道也其在

皇祖默操天之神道以幹運化工如黃鍾固蒂
於子而元氣尚在氤氳未吐之間其在
陛下明操天之顯道以發宣底滯如震雷破蟄
於卯而生機正當遂長無窮之候此之謂不法
而法不合而合將洋洋

九廟實式靈之昊昊

重玄且申佑之雖澤流天壤壽比金石可也區區殷三宗周三王又何以方駕萬一哉雖然襲武蹈規不若就一人之身為楷模也披文考冊不若就一念之間自為師保也苟加

聖心豈問法之合不合哉即所頌
陛下初年之政帝驟王馳燦然規矩於此矣
今日以前之太平
祖澤之所未必及則前此之憂勤貽之也

今日以後萬載之太平又前日之所不能及則今日之憂勤貽之也

陛下試追惟

冲人訪落之初及今
長主當陽之日紀綱孰飭孰弛人心孰震孰玩
章奏孰繁孰簡

詔令孰重孰輕因而思往者

宮庭之戒懼本不假於師模又因而思當年
宵旰之勤勞原無損於

聖體將必戚戚乎其有動充充乎其如有得焉
夫然後緣吾心以見

祖心緣

祖心以見

天心五福同九疇敘而

堯舜歉然猶病之衷夫乃可以少滿矣臣愚不

識忌諱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擬策十道

清言路

夫天下寧有言路不清而可望通者哉清之之
術則在所用之耳大抵知人貴深用人貴恕任
人術隱用人術顯何也人藏其心毛髮肝胆之
未洞悉不可言知而任之云者小寄國而大寄
天下誠不可以造次試也若夫用之而已耳則
必先天下所共知而後可以徐議其所不知先
務盡人之所長而後可以暴人之短而無忌聖
王所以陰奪君子之名而明破小人之党者術

盡此矣惟夫建言之名混而建言之用始難蓋其初皆起于小人者始而詭氣節因以援氣節而其究至于敗氣節吾將同之則雜異之則爭故曰難雖然無難也命之曰建言言天下所共聞也天下所共得而是非者也是苦言歟抑危言歟其危也萬死而一生乎百死而一生乎抑言不足以死而以爲市者乎其所譏切者爲何如人耶其所摘當也發之先者乎抑迹其後者歟抑中有所窺前有所伏而動者歟此其錙銖

輕重可立見也若其所以言與夫言之後何如則天下不知也天下不知君子雖知而不忍白也人固有先托于安而後試于危者抑或有爲爲之者又有漫然言之不幸而得禍階之以爲名幸而得名遂執以爲富貴之券者又有外慷慨而中險賊始皦皦而終墨墨者然而君子皆勿之深求也何也其言是歟卽其有爲也當以賢議出死而得生卽其駁而不純也當以功議而何暇論其他釋昭昭者不論而曰吾必稽屋

漏以觀其素徵之數十年之後以觀其變不已
刻乎就其人果有餘于氣而不足于養銳于進
而不恬于退者是圭撮之器也于滿腹易矣吾
驟予之以難得之名而稍待之以非常之寵以
厭其欲而罄其用何負于彼亦何負于天下且
天下非以斯人左右足爲輕重又非遽倒授以
生殺予奪之權奚必得純節如霍子孟諸葛孔
明者而後任之哉若審見其人必至於亂天下
則當暴揚其罪惡與天下人執鉞而數之固不

可且疑且用而待之以季孟之間也且吾而深
求于若人乎必在位者中情潔白大過若人而
後可而天下蓋有兼有其短而無其長者矣以
其所共短而揜其偏長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
英雄豪俊而奪之氣不論其心怏怏而天下豈
無爲之怏怏者乎則何也建言之名誠未易當
而建言之利亦未易享也天下必爲其事然後
有其名若夫哆口棘喙鈎掛名人而釀爲罪者
奚自而得言之名天下必犯其難然後享其利

若夫逸而後追井而下石落角距于彼而營窟
穴于此者奚自而得言之利此其不相似也何
啻聲音色笑間哉而吾第驅之以爲同彼譖人
者固幸而得同矣氣節之士方徬徨容與而未
逞而有人焉以宗盟歸之顧其名甚美而氣甚
盛于是借以翕張之舌授以離跂之臂而似同
者始真爲同矣非但同已也吾先猶豫于賞而
不得不逡巡于罰吾先不盡小人之長而彼且
乃得以輕誣君子之短故僞者真真者僞縱橫

舛錯而不可究是建言之黨本離而吾合之建
言之途本清而吾混之也此無他吾所以求天
下人者太淺而求建言者太深有人于此善十
而惡九吾專據其九以爲毀則彼專據其十以
爲譽勢也負氣而鬪者初不勝則援鄉人再不
勝則援盜賊亦勢也失皆在于用人之術闇越
所以而苛于觀察也且天下之無爲而言者能
幾人哉西漢二百年間惟汲黯劉向輩數人耳
他如王章之懃君子已哀其壯而不問其舉主

而利口如孫寵息夫躬者則死有餘罪矣倘以王章之戇直而猥同于孫息之流我則不平而何暇責人之平哉

通言路

人之言猶水也導之順則順導之逆則逆者也周官稻人掌稼以潴畜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水列舍水澮瀉水蓋不欲其聚而爲一以至于騰湧不可制而膏田沃壤亦不欲以爲鹵敗之夫言路亦若是矣束而隘漫而不知所收皆病

也若今日之言路以爲塞也而又似通也蓋通者名而塞其實耳夫國家亦何樂于言之名哉其俱通也廣取而約裁之可以不疚于用而其俱塞也則病矣雖然塞之極必通通則病矣若夫名通而實塞者名反奪實僞反奪真天下目見言官之氣滯滿而不可指鋒利而不可撻則人人謂塞爲通而言路乃無時通矣何也昔以不言搏言而今以言搏言市人之鬪可解而同室之鬪未易解也且自古諫無常官亦無常法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古之朦誦虞箴非但以廣收言路之支而亦以
陰殺言官之勢如導水然用之于灌溉而不用
之于衝激也漢以後之有專官也若典衣者之
司裘而裘豈必典衣者出哉至于御史風聞言
事武后之所以摧壓天下而非古也

高皇帝謂亂國錫鞶而用重典姑假此以竦動
窳俗而挾私苛細之禁且隨其後矣今不察先
王所以救世之權不開忠益之門而專授人以
威持術鉗之便吾不知其可也甚至是非大謬

被言者已白其實而言者猶擁其名天下且不
韙之矣而曰是當言彼亦揚揚曰我當言又甚
之禁天下人使不得言而曰吾以尊言路也天
下亦奚賴斯言爲哉蓋惟言官之途狹而後言
官之職專惟專也故言官之職重而言官之言
反輕言者輕聽者亦輕而天下之憤躁而不平
者搶攘而自決其防于是乎過賴在山無安流
矣人見其言之橫而無當則曰出位者之果不
足用而不知此迫于法彼溢于無法其不足用

均也且夫挾私之禁豈禁言哉將有所重責于其言也惟其責之也重故其用之也必今天下氣奪于言官外示含茹而一切有厭言之心其陳官守列利病者泄泄然不卽省顧惟叫呼披扞之詞則舉朝動色而不逞者又駕其名而張之是言實者用浮而言浮者用實其究率天下而浮是終日言而終日未嘗言也此吾所謂塞者也且天下之非言官而言者蓋亦有矣萬里之外叩關而訴疾苦者若謁之鬼神而道路流

言輿胥誹語反陰用以爲殿最十譽而一謗則疑之此譽而彼謗則兩置之夫豈無官評民譽之足考而輕決人之生平于雌黃月旦之口以是爲廣則又不如無廣矣由前而觀是猶木不刊澮不濬而束九河使捍流也由後而觀是猶驅天下沼沚行潦之水而盡與九河爭道也欲水之不爲患也得乎語曰饕食者不肥體饕者非不食也未有甘之心耳第使廟堂畏言之心不能勝其甘言之心則濬之通障之亦通彼效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其實而我收其名何至使天下紛紛然自爲名
哉

窮是非

吾讀秦紀以趙高之勢至于刑諸公子夷左右
丞相何有于區區之是非而指鹿爲馬乃其盜
天下之最後策也大哉是非之爲權乎東西上
下有時乎易位而極不可易也故君子抱其是
非入而以對妻子出以對天下萬世雖百折而
無愧是是非也莫利乎同而不利於獨其獨在

上也則壅獨在下也則亂若鬪虎之不兩全也
然而旁觀者猶能是非也惟夫上下之人各冥
其是非始相蒙以爲便而繼乃相加以爲害則
其禍乃闢天下如穴中之蟻穠穠然泪出泪沒
而百世且如長夜矣則晉與五代之季是也雖
然是非惡乎定或曰人各能自爲是非不知人
所能爲者毀譽而不能爲是非孔子曰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人之善者少而惡
者多則是非少而毀譽多毀譽其可爲據乎哉

蘇軾曰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
然者也同然者是人之所以不能言者也雖然不
言而惡乎知之則請默睽之于已而明暴之于
天下天下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毀譽之極至
于周公新莽不能定而千百世以來竟無有是
新莽而非周公者則當時之人有情而後世無
情也無情則無以淆之雖行潦可以鑒矣而天
下又有匿其公論以伸其不然之喙者將柰何
夫亦徵之事乎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見聞

聞而根抵見矣根抵見而無根抵之言安得而
加諸故是非不難窮也不難窮而難定何也將
無明知而明諱之乎蓋今之剽悍者主攻而老
成者主畏處謗者與處處謗者皆不敢犯天下
不能容言之名而務一切苟全塗附以勿傷其
體繼乃諱其畏也而文之曰吾道是矣天下人
知吾是矣何與賈監子爭言爲而不知天下之
患莫大乎舍其可見之迹而使人索之于不可
知之地與人以不可知之隙彼將隨以其不可

知者坐我以是非訾議之口自遠漸近自不肖
漸賢騰附而傳之而吾始無以自解矣夫沙蜮
能射影而不能射形魑魅魍魎不出于青天白
日迅雷激電之下而出于陰霾昏黑之時故暗
之不勝明者勢也柰何反舍明而與暗爲徒也
吾嘗怪宋文彥博與唐介兩相容而其時兩是
之夫天下無兩可之理故無受爾汝之寔君子
之所務充也錦紗籠之事不白而可以舍忍爲
量哉而彼其時亦遂習爲故事摘大臣者勿聞

何如詔曰勿推豈宋時優禮大臣事有不可窮
竟者而姑爲是以養體乎而其寃也卒以莫須
有爲獄殺大臣如小兒而宋祚因以不長所全
者小而所傷者大吾所謂始相蒙而卒以相加
者殆謂是歟若其見聞歷然非有不可窮竟之
事而姑從矇昧不得已之例而疑天下于闇汝
之中則尤事之不可解者也蘇子曰陛下欲愛
臣莫若付之于獄吏竊謂君子之愛人與其自
愛者當如此而今則或疑以爲辱矣夫一辱之

不忍乃忍終身辱乎

必賞罰

是非者可以耻天下之君子不可以耻天下之小人而是非之權窮故聖人權是非而比之以賞罰罰不下擬賞不上因無所出入疑錯于錙銖毫髮之間而後是非之權尊而紀綱之實益尊彼懸賞罰而治者其非人情歟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者古稱有虞氏以舜之哲惠而知人既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而卒不貸刑于四

凶未聞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且夫納言言官也而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然則使納言而自爲讒也當以何法法之故謂有虞氏無賞罰者皆浮稱而非其實也何則賞罰非爲君子設也君子淡而小人甘故化之以賞君子勇而小人怯故惕之以罰彼其始非真能出萬有一危之計以匡拂執政也蓋窺吾之情無意于是非之間而姑以嘗我也嘗我之法而法不驗于是且反持其法以中我左

規利右規名而天下始胥化爲讒夫矣夫讒之與忠不可同日語也讒者所以敗忠也古者興王賞諫于言豈有所擇哉而周公孔子獨斷斷于流言辨言之誅若家父巷伯之刺讒也其言甚矣而猶然刪而存之蓋王道尊臣道卑人而犯天忤雷霆其心非有所異也惟夫觸之而不改容不遷怒以是知天之高而雷霆之神也若夫君臣堂陛之間心口不相通形影不相信而入之以無情之謗中之以有隙之毒則一舉而

空人國而害且移之君矣故曰王道尊故寬臣道卑故嚴寬以爲君求益嚴以爲君任怨此賞罰所自出也且君子處天下事其不見不聞之功則當晦而藏之而天下之所共見共聞者則當暴而出之今吾創一謀用一人恐不肖以爲口實也先留其迹以自解而至于天下之是非反闕然引避而模稜以示恩夫是賞罰者天子之賞罰也天下人之賞罰也而秉國成者乃自以爲賞罰歟若是者蓋始于不公因于不果而

卒于不信事同情同而法或上下有所姑息隱
忍于此而不得不假借于彼是謂不公聞見真
矣而或揉于物情或格于衆議或有所挾以劫
我有所托以求我而我俯委聽之是謂不果其
始也猶曰未教也姑飭之于後乎而後來者復
相顧錯愕而無以踐其法是謂不信至不信而
天子之令且可以決裂蹴踏而無忌而何有于
三尺哉至于法無可柰何不得已而又爲之說
曰吾姑薄責其言而厚誅其功行則虞廷何不

以明試而廢敷奏乎且夫出口而不諱者莫如
言吾不能以是是非非明飭天下而謂吾能嚴
督人于屋漏冥冥之地熟察人于鑠金銷骨之
後者以之愚天下可耳嗚呼今之賞罰其果
何時而舉也

興教化

小人之攻君子也不于其身必于其類其類者
必吾所與同意氣與謀議者也不然其所親暱
者也吾乃始攘臂裂眦起而與之訟彼有以藉

口而說于天下矣故聖人教之以預預者養其
是非羞惡之心使上無所虞于下下無所疑于
上而後可以夾持是非之權而不至于窮昔者
三代盛時以天子至尊宰相至貴而朝省政夕
計過咨之詢之周之度之惟恐一失度而不得
以媚于庶人而其行之於國也則有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之屬抱鐸而循于道路表宅里殊井
疆以爲勸懲夫窮鄉下里其一人賢歟不肖歟
何益損于聖人之治而若此凜凜哉甚且菲履

赭衣以示之罰生飲之死祀之于鄉以示之標
緩刑法不事而從此迂濶不可用之虛文其亦
有說矣吾不洗濯軌度其身立之于是非之上
則無以爲是非之主而百姓之耳目心志不習
熟感奮于是非亦惡能一旦號令之而無異議
也此三代所以崇虛名而收實效也若夫今日
之是非何以囂囂若此也古人之言好惡曰如
不及如探湯如孝子之事父母如鷹鷂之逐鳥
雀此是非之精神也而茲或者徒襲其名歟如

是則難與主是非矣人情喜圓而惡方卽不獎庸懦而卒未常退庸懦也卽不喜軟美而卒未嘗遠軟美也卽不昵所私昵而試言其美常有味于惡也卽不擴所私憎而試數其惡常有餘于善也平居視天下人曲直泯泯如道旁之議而卒或及已遂至交起而力爭如是則曲有所分難與議是非矣大臣之退也明知其不然而猶以溫辭借也而小臣則第以職位繩之甲第之登白簡者猶咨咨惜其末路而下此卽荐書

弗視也末俗相沿以誤爲故五教不懸于象魏六行不表于鄉閭甚至蓋棺論定而太常猶稱量軒輊于官局之間况公論未定之時哉是故天下之黜而闕其便者窺上意所向注而創爲無根之說士大夫間靡然以心不思善惡口不道是非爲學問者五六年矣夫是固世之外之所休也而今則世之內之所藉也世而無是非則禮義不能耻賞罰不能加聖賢所不能教也而焉用之且是非未有一日不在天地間者也此

匿其真是非則彼張其僞是非迨乎黑白倒錯
頭目旋舞吾徐出其真者以正之盜賊且操戈
而逐主人矣此無他其教之也無素天下人之
視是非猶飄風浮雲之無定質而土龍芻狗之
不適于用也奚怪乎其輕犯之而不懼明背之
而不羞也雖然猶幸而有僞者存今日之不顧
理義務持其是而不肯下者卽此是非羞惡之
心而用之于僞者也吾誠因其好名之念而隨
正之以名因其好勝之心而隨激之以耻土爲
陶而陶復于土在反復間耳而爲治者無乃迂
吾言而不之講歟

親君子

當國者甚不可使人窺我而操之也吾有所甚
愛則必有所甚畏吾一而天下之人百苟示人
以情小人非諛我則劫我迎吾之所愛而吾不
應將必矯起而反奪吾之愛以翕張其間使吾
不得不委曲以避其所畏而天下之權始分矣
君子之所甚愛何也曰名利有涯而名無涯利

有迹而名無迹凡一切嫌疑罅隙之間彼無所
不攻吾無所不守皇皇自保之不暇而何暇治
人于是乎小人之計得矣小人之敗君子也必
以黨黨惡名也其取忌也深其構禍也廣其徵
迹也疑故可以劫吾使自愛而不輕就人可以
劫吾使自畏而不輕謀人亦可以劫天下之君
子使人人自愛自畏而不輕爲我用惟夫君子
自相防而後起乘其間擇其可擯遺者擯遺之
可誘致者誘致之由是而去其所惡如發蒙振

落耳故君子而自墮其黨是崇仇也如曰憂讒
畏譏秉國之成者搥手動目盡可爲謗府何必
以吐握爲嫌而苟其無愧于道而已則以天下
官官天下才與天下人謀天下事利鈍禍福之
不避而避此乎昔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
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
圉以相輔佐也雖曰比肩事主然亦有腹心手
足之私焉况季世人主深忌不聞聲徒恃宰相
一人以通千萬人之脉而顧可子子自守不假

續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人頓笑以爲潔已哉天下幸無事倘有危疑不測之變重大難決之疑吾且謀且任之于人而才諳不熟習肝膽不素伏可以天下事嘗試乎無論其大者吾有過而未聞有利害焉而未悉天下卽有豪傑忼慨之士能痛哭流涕於不相知之前量錙銖悉端委于立談之頃乎恐智者亦當知難而止矣可止而不止非迂則激耳卽其不爲迂且激也而吾耳目不狎言深交淺其不按劔而嚙喙者亦少矣又安望衆君子剖心見

志而樂爲吾用而我亦安能用天下者哉蓋常怪古之孜孜延納者無如虞舜周公乃考其議論曾不半于叔季而成功倍之蓋天下之事其幾秘而難顯言深遠而難徑言周流遷移而不可執言者奏牘所不能及也則嘗詳之于君臣上下從容委曲咨詢告語之間而今奏牘以外咨詢告語者誰乎孰間之而若是也皆起于其心有所顧惜而跼躄于朋黨之名故也昔秦誓稱一個臣容有技彥聖而不容媚嫉而曾子當

之仁人仁無私之名也使其猶有顧惜初以有
技彥聖爲媚嫉明者猶或辨之而繼以驅媚嫉
者爲媚嫉則吾且矍然而退矣曾亦不思吾之
所愛與惡者果何如人一旦冒昧于相反之實
而遂惶恐以避其相似之名我則不仁于小人
何尤焉吾固願當國者愛國是之心甚于愛名
不以疑成彼黨而又不以疑敗吾黨無使小人
窺其私而操之則幾矣

區品類

天下惟中人最多其不可移而上移而下者無
幾也而世每小人衆而君子獨者類有以激而
成之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持國是者鑿已甚之
亂類反激而爲調停不知苟無以大服其心而
徒借于形迹之間使之外羣而內猜是其調停
也乃所以爲激也夫吾所謂小人者果小人耶
抑亦有未至于是者耶而况于黨小人者乎彼
其在欲離欲合可遠可近之間者甚不可以激
故君子寧以非黨治之而不以黨治之何者小

人之名嬰兒婦女所不堪也吾心待以非類而外有所怯焉而和有所顧惜焉而和彼其自以才敏氣力可以橫致富貴常快快于一階一級之間而吾之不釋然者則其所深憾而必報者也不觀于元祐之季乎調停之效竟何如也若夫黨之爲言則古之時未有也何也小人之詆君子也必以黨而君子亦詆以黨彼此之是非于是始相持相混而不能下故君子治小人也坐以某罪徵以某事不聞以黨也且夫耳目之不

足信久矣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吾惡從其黨而問之就所謂黨者亦多途矣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其有指君子之過者吾將謝之而揚小人之善者吾且節取焉非黨也君子不幸而有名而小人以壟斷之心踐其後塵務匿其異而而標其同以名于天下吾亦遂信以爲同不可也且非獨于此也有疑誤而入于黨者有素所暱交而似于黨者又有始從中悔驟難于變初心而強爲所用者亦有一事一言之差疑我之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不彼容而潛有外心者凡此皆非黨也彼自謂
誤而我遽以爲真則黨成彼固親之而我固疎
之則黨成彼悔而我不覺勉強而以爲固然也
則黨成務白人之所以諱彼心離而吾色絕之則
黨成黨成矣含憤茹毒而吾乃欲以彼所自有
之富貴平其躁而釋其怒不亦難哉何也凡天
下之似者誤者曖昧于白晝旁皇于藩籬而未
定者皆小人所急收而勿失者也故不惟過飾
其綢繆之迹以合之于彼而又甚張其乖離之

狀以間之于我使之窮無所入而後惟彼之歸
昔者司馬光之罷顧役也蘇軾爭之而臺諫遂
以爲竒貨至于二君子亟白其無心而猶狴狴
未已也而况光軾以下人乎故曰朋黨之說猶
存而言調停闔其心而能解紛者未之有也計
莫若別其賢否而權其輕重譬如一王安石也
辨之熙寧之前者智辨之元祐之後者未必智
摘其青苗之弊者當而摘顧役保甲之弊者未
必當以安石爲強愎者公而以安石爲儉邪者

未必公以李定舒亶爲黨者是而以歐呂諸公
之誤荐者爲黨則非也坦然以待君子者待小
人瑕瑜不相掩誅其一二尤不可化誨者而天
下服矣奚以分黨而調停爲且夫天下苟非強
立不倚之士夫人而能爲黨也非但今日之腹
詈胸視者爲吾仇卽其與我躡足附耳詆人而
貢諛者皆有所欲而然也一旦所欲不得則掉
臂而去之耳故夫以黨治人黨不可勝治也以
調停之術治黨解之乃以紛之也故夫區別者
乃吾所謂調停者也

操政權

君子之不輕以身出非無以也度不能任事則
莫若讓之度不能制人則莫若下之要未有存
乎兩間者也故君子苟出而宰天下也必不廢
權權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以之行其仁小人以
之行其不仁水可溺也而亦可以載以權爲不
祥物者是小人之權而非君子之權也蓋權不
能一日而無所屬不屬于此必屬于彼乃其旁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落不振之憂不在于草昧動勦之日而乃在于
太平寧謐之時者則以其主權輕而權或不知
所屬也故君子當其上有垂衣之君而人懷宴
安之便則其操權也愈急何也偷則弛弛則易
奪奪則奔走四顧而難收其在百姓止于亂其
在夷狄止于擾倘內乘佞外乘讒關天下口而
奪之是而天下危矣天下危而吾乃于于焉拱
揖以延禍始之所以自完者無乃所以自賊也歟
蓋昔者周公居東流言入于成王之耳而公猶

能操斧鉞以誅管蔡狄梁公且死矣猶諄諄屬
五龍而用之蓋君子之不欲去權也如此且夫
欲避權則先避事天下事亦何可避也田者之
有畔居室者之有隣而彼陂則此崩彼闔則此
救勢不可坐視也况于天下事若左右手者乎
甚矣夫小人之巧也彼欲徑剪其所忌而知未
可以遽得志也故必先落其爪牙而後披其腹
心先攻其近似而後撫其情實先冥其精神而
後撼其巢穴陽嘗我以所不急而陰中我以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虞使吾漸厭漸狎油然而自釋其柄一旦駭而與之角彼已據我所據而復何及哉韓非子曰治賊非治所揆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故緩攻而急乘小人所以策君子也脩本以勝末亦君子所以策小人也吾豈必輕棄吾輜重與小人角一旦之勝而自有可以陰折其奸者則吾向所謂紀綱是非之說而以權行之者也且吾之避權也將奚避乎不過其名耳可否進退不自中書出而于誰出也身當是非之任而可以遊是

非之外首發天下之難而欲靜以養天下之變規天下之大利而欲逃天下之害盡滿天下人之志而後可以謝天下人之謗者無是理也夫亦鑒于中立之免侮而多口者之興戎心也歟夫人各有任晏嬰而中立可也里克而中立不可也使我權不去則不至于爭二人爭而一人以是非正之猶可復乎無爭若之何秦越人之是非以暗而笑天下之辨者歟昔者秦嘗啗齊矣五國以次第舉而齊閉關謝敵以爲可世世

綱山先生集 卷之十
受冠帶爲藩諸侯抑知其不旋踵而入于秦也
吁如今日者固六國之勢也

立紀綱

夫天下未有物而不壞者也形迹在而精神去
之卽唐虞三代所綢繆而斧藻者物焉耳世之
亂也符節印璽典法策籍紛揉如亂絲而衡石
一稱斗斛一量卒得以常存而不廢蓋權衡之
爲物不任增不任減惟其無私也故人不親而
亦不怨此聖人所爲微寄其一定之是非以維

持其可壞之法于無窮者也法者何也紀綱是
也今之紀綱則何凌遲甚乎其弊起于視紀綱
是非爲二物而不知是非者乃紀綱之精神也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
夫治士庶人可以爲紀綱乎未也人之攘攘而
羣于此也情欲憤懣各有上入之心智詐愚勇
若怯而未已也于是賤妨貴少凌長遠問親新
間舊小加大各有所持說可以敵吾之法而吾
無如之何也於是又有淫而破義不肖而侮賢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三五
者其熾也炎炎不可止而其中未始無踈然不
安者焉聖人曰是乃可以行吾法矣于是因而
立之紀綱揭其踈然不安之心共之于天下之
耳目若曰賤非不可以妨貴而卒不可以無故
妨其有無故而妨者吾與天下共摘之夫然吾
卽不難上下其紀綱以就衆心而天下人亦何
能塗其耳目遷就其是非以徇一人則言之是
者吾與天下人分其是而彼固不得以獨行其
非矣是以千萬人共扶此紀綱也紀綱安得而

不尊若今則吾自謂紀綱而非天下人之紀綱
也何則所謂公卿士大夫者生而有是耶直人
自相爲命耳而其逆爲榮辱又如蘧廬傳舍之
不可以久能相命則能相奪我以爲重而彼以
爲輕也天下始爭爲是矣且人是非之心不能
勝爭心者情也吾不日夜提策之彼匿其踈然
不安之心而掩以囂然之氣久而忘其故倒執
是非之權以御我而吾提區區無用之階級以
敵之均之名耳彼竊其常尊之名而吾據其不

常尊之名無勝理矣夫網者網也操網之綱而懸諸無魚之地與緣木何異此則今日之紀綱也蓋恃其可壞者以天子之令先王之法而格於編民而苟執其不可壞者則匹夫可以難至尊文學可以屈大夫而况其上焉者乎善乎朱子之言紀綱曰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以是非爲紀綱者如斯而已矣而世乃徒貴賤尊卑之較據俳優傀儡之衣冠而恃以爲如天澤之不可渝不亦愚甚矣哉

夫人知身使臂臂使指之爲順也而不知使臂指之非身難與論紀綱矣

審事幾

夫得之微失盈之微虧事之理也故君子常孜孜於與利而常不欲竟其利益恐刃盡而韓見也而况於有害而無利者乎說者曰今天下搖搖然無動爲大耳不若俟之以漸夫漸者譬如撤壞屋朝抽一椽暮更一瓦至于盡易其故而不覺非謂任其頽圯而莫爲之所也而或者泥

法立弊生之說以爲仍舊便夫後日之法善保
之可以無至於弊而今日之弊則灼然目見而
身嘗非可以朝夕待者也前者俯後者僂日復
一日而將使誰任之且庸保吾身之不及見乎
則又將曰吾大者之未可以輕試而纖悉於小
者恐爲天下笑也是不然天下之事絲聯繩係
非事自爲事也故有綢繆於此而消弭於彼震
竦於外而懾伏於內者若一事苟而百事皆苟
則壞者將傾而未傾者復壞固寧有足不支而

鼎自安哉且法者天子之法也宰相六卿代天
子行法者也吾有法而吾揣而用之麾左而左
麾右而右雖十日一變法不得爲紛更有如法
立於上而民氓庶吏乃得以意出入輕重於下
則一日之間何啻千百變而猶諱紛更之名哉
今詔書日下而不知所責成者何在明知其孰
利孰害相與咨嗟之嘆息之乃竟坐視其寢格
乖戾而不問在上如轉石在下如反汗未有順
逆倒施如此而不亂者也且夫天下未有不可

綱山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三六
反之弊也爲於不可爲者難爲於可爲者易可
爲之時何時也弊形見而未至于極弊之時也
何則宇內宴然誠難于無故而起大難而亂之
戢戢將動也尤不可迎而紛之以速其爭若夫
弊端初兆而吾乃因而更焉因士驕更議士因
吏惕更議吏因兵擾更議兵耳目不驚而用法
省此之一失而至于大弊何言哉且吾所謂利
盡而害見者非但寬之後致慢正以慢之極必
致猛也爲政者不調其將至之機而使天下受

其必窮之勢則隆寒極暑狎至而人始不可以
幸其生矣是故君子雖不敢以亂國之典輕試
之平國而常以強國之令行其平國之政蓋以
天下有甚泰者必有甚約者有甚驕者必有甚
怒者此四甚之地事勢之必不可以久而患之
必不可救解者夫是以調之于將至也乃今則
止于將已乎而泄泄然以苟且爲老成動引李
沆罷言利害之說以自解夫人主非堯舜不能
創法非桀紂不能壞法外此皆因循怠玩如器

久不用而自趨於壞耳故夫臣之事君當開其耳目以審利害而不當愚其耳目以忘利害若吾固愚之而左右有旁開之者則其實分其流疾始拱手而莫可柰何矣若李沆幸當其時耳更以熙寧元祐之后吾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人也

之平國而常以鉅國之令於其平國之規蓋以幸其坐矣其姑蘇子雖不類以獨國之典粹結其必竄之裝頃劉寒蘇暑戰至而人傑不可

